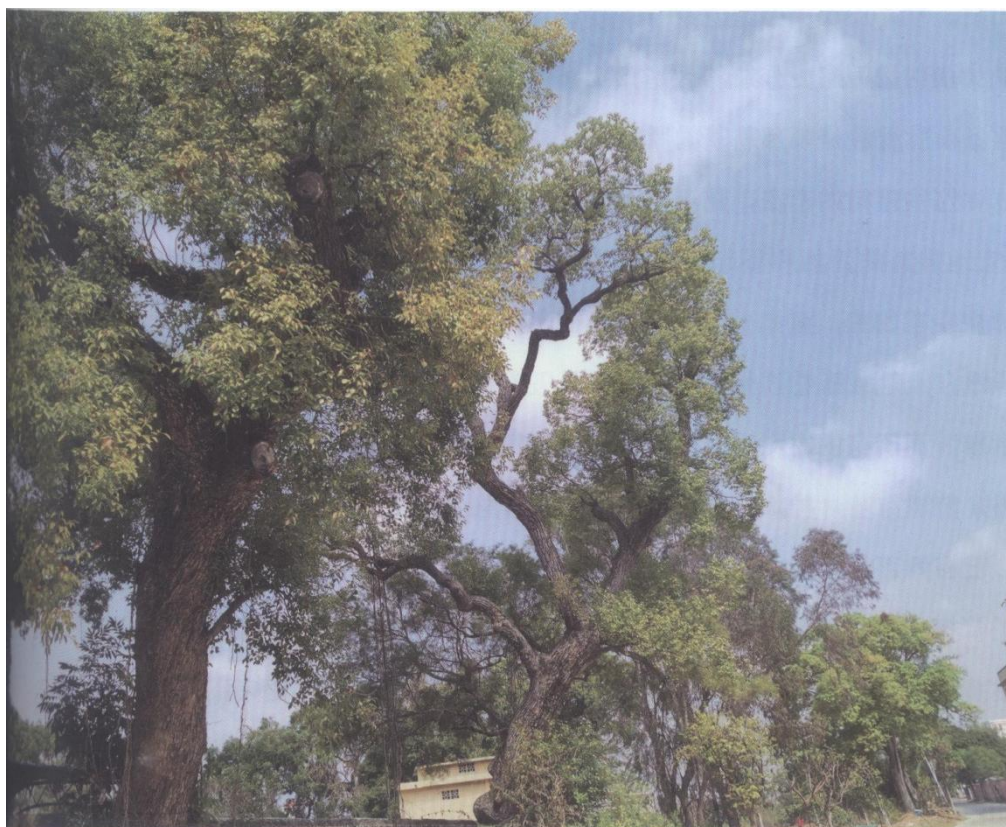


树的故事

· 树是村庄的记忆 ·

“无树不成村”，有乡土的地方就有树。每一个古老的村庄，肯定会有那么一两棵古树，静静地为村庄提供荫庇，守护一方水土。古树，是村庄的根，是村庄的魂。它们枝繁叶茂，百年以续，见证着村庄的人事更迭，记录着村庄历史文化的变迁，连结着远古的年月和先人……它们仿佛一个隐秘的符号，蕴藏着村庄的文明缘起。然而岁月悠悠，谁能说得清，究竟是村庄跟着古树长大呢？还是古树跟着村庄长大？



古樟树 黄旭/摄

脚步从村庄里那些四处见缝生长的天然草本木本植物间穿过，看到那些树形硕大，两人都无法合抱得过来的古树，枝繁叶茂，沧桑厚重又不失秀逸灵气，在某个转角处突然就出现在眼前时，很容易被这个名字叫“下村”的海边村庄迷住。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叫下村的村庄，竟然还保持有一小片原始灌木林。灌木林里多是樟树和朴树，百年树龄以上的，多达几十棵。虽然，和村里曾经出没过虎豹野狸、树种繁多、可以“赶山”的原始森林比起来，现在这些古树，已是所剩无几，但在乡村不断城市化的今天，能留存下来那么多古树，已足以让人震撼。在北海，平阳镇横路山村古樟是比较古老的，下村的古樟树相比之下并不逊色，大概因为它们本来就出于同一条山脉。这条山脉沿着大山村、横路山、关井、龙潭、下村绵延下来，上世纪六十年代，横路山村北面的大山村挖泥炭土作肥料改造田土时，发掘出不少埋在地下的古树木，佐证了这条山脉曾经是郁郁苍苍的原始森林。

这些古树的存在，让下村充满了沧桑又平和的气息。相对于别处大王公庙（土地神）的简陋和不起眼，下村的大王公庙可谓端庄肃然：两棵一百多年的樟树亭亭如盖，宛如一个安详的怀抱，将它温柔以护。村民坚信古树是最好的风水，土地载万物，又生养万物，长五谷以养育百姓，土地神当然值得最好的供奉。而所有的古树里，没有哪一种树比樟树更适合安置神的所在了——在下村，樟树有着“神木”之称，是作为树神来崇拜的。始建于明朝永乐年前、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的下村，作为福建张姓迁徙的分支，他们沿袭了福建先祖的樟树信仰，把樟树奉为地方的保护神和祖先的神灵寄托，对樟树绝不随意伐木折枝。他们崇拜樟树，依赖樟树。村里谁家孩子生病或受惊吓失了魂，只要把孩子的衣服贴在樟树上，烧上几根香虔诚拜祭，大声呼唤孩子的名字，孩子的魂就回来了，神木在冥冥中保平安呢。

这两棵古樟树，与大王公一起，静静地守护着这个村庄，谁家嫁娶，它们知道；谁家添丁，它们知道；谁家送葬，它们知道……它们眼看着牙牙学语的孩童转眼变成了白发苍苍。人的光阴很快，树的光阴很慢，树在人的光阴里，活成了家园的象征。

下村原来的地貌是一片伸入浅海半岛的小尖端，三面环海，先民在村周边开荒及围海造田，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天意，村庄竟然不知不觉扩展成了一张船的形状，而这张船的桅杆，恰恰是村庄中心位置处那棵最高大最古老的樟树。这棵樟树，传说已有上千年的树龄，巍峨挺拔，高干凌空，枝如蛟龙，树体六个人手牵手都围拢不过来。在村庄远远的几公里外，都能看到它那苍劲古虬的树冠，宛如撑天巨伞。这棵树在，让每一个回家的人都心生温暖与怀恋——它就像村庄慈母般默默的守候，翘盼着呼唤着儿女的平安归来。

依了这棵樟树的伟岸，树下的那方场地，理所当然成了村庄里最舒适的所在。炎热的夏天，浓阴覆盖的树下无疑是最好的消暑纳凉之地。村里在那里开会，孩子们在那里玩耍淘气。而更多的时候，它是鸟儿们的天堂。繁密的树梢间，栖宿着白鹤、喜鹊、鹈哥等各种各样的无数鸟儿，这些鸟儿聚集在一起，在茂密的树枝间不停地穿梭跳跃，鸣叫玩闹，好一片欢欣热闹，生机盎然！

这棵村庄里最古老的樟树，千百年来，就这样默默地陪护着村庄，它的存在，比村庄更早，遗憾的是，它的存在，却不能比村庄更久。七十年代时，由于北海发展渔业，需要大量的造船原料，下村忍痛割爱，将这棵树贡献出来砍伐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村里的许多人都感觉到心里空落落的，没有了这棵树的村庄，记忆也变得无所凭依。

樟树在夏季开花，青白色的花，小而碎，一串串的，香气清冽，花期盛时，整个村庄都氤氲在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馥郁香气里。冬天来临时，会结出一粒粒珍珠般大小的黑色果实，挂满着枝头，微风吹过，便纷纷坠落一地。这是樟树的种子，也是雀鸟们的口粮。因此，校园后面的那片树林，不知结了多少鸟巢，雀鸟们在林梢间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孩子们在安安静静的课堂上念书，它们凑着热闹地在课堂外伴读。不过，鸟声固然让孩子们心猿意马，但吸引力却不大，这些有着“神木”之称的古樟树，都太高大庄严，是只可远观，不能近褻的，远没有其他的龙眼树、柠檬树之类的树木可以爬上去掏鸟窝、抓知了有趣，校园里那棵“卧龙樟”倒是个例外，那棵“卧龙樟”简直就是“神木”专门赐予他们的游乐天地。

那棵“卧龙樟”，是遭风吹雷打倒地后仍幸存的一棵百年古樟树，堪称一景。这棵斜躺着的樟树，就像一条卧龙，匍匐于地，露出地面的树根部分恰像高昂的龙头向着苍穹，苍劲挺拔，主干

和枝柯纹络扭曲缠绕，远观状如虬怒，气如龙蟠。这棵贴近着地面的樟树，拉近了“神”与“人”之间的距离，孩子们可以毫无顾忌地爬上去，鸟一样地在枝桠间嬉戏，很是热闹。只是所有的生命终有回归尘土的那一天，这棵劫后余生的樟树，用埋在地下仅剩的一点根，支撑了几十年之后，终究是渐渐地枯萎，成为了回忆。

樟树树形高大，木质坚硬，纹理细腻，是制作家具的非常好的材质，而且它有种独特的清香，做出来的箱子、柜子，能防止鼠咬虫蚀，而且哪怕几十年后，打开箱子，依然樟香扑鼻。在江南一带，女儿出生的时候，房前屋后都会栽上几棵樟树，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就用香樟树做成精致的樟木箱，送给新婚佳人，表达幸福一辈子的祝愿。不过，下村人除了用樟木做祖先牌，是很少拿樟木来做家具的——若非不得已的原因，他们绝不随意砍伐樟树。老人们总是感叹着说，树木有灵，树盛则人盛，树衰则人衰，村里能世代繁衍，平安兴旺，就是亏得了这些神木护佑着村里的风水呢。当初村里曾经砍伐过一棵古樟树，一斧头下去，它竟然流出了血一般的汁液，村人不敢再砍伐，将它尊称为“血樟”（据考，这棵血樟很可能是龙血树，目前全国仅存20多棵）。这棵“血樟”一直活到五十年代才自然枯萎。也有人偏不相信古树有灵，盖房子执意砍了棵古樟树，结果那户人家房子起好后没多久竟然被另一棵倒下来的树砸塌了房子，而且主人身体一直不好。当然，这些或许只是巧合，但村里人始终认为，想要家宅平安，当然是“家中要有老人，村中要有老树”，村庄不能没有老树，就像人不能没有祖宗！

在经历了近代的一次次风云后，现在的下村是基本上看不到老屋老宅了，能证明着这个村庄的古老与沧桑的，也就这些古树了。人会遗忘许多，但树会记得一切，树，是村庄最忠诚的记忆，对于一个村庄来说，树在，人才有赖以生存的根基，才有行走尘世的精神，才有思乡望乡的寄托。

· 给城市留一点“老东西” ·

北海银滩附近有个下村，下村有96棵大树，有樟树、竹节树、朴树和娑罗树。但标示的年龄很乱，有的树有两个小铁牌，一个牌子标着670年，另一个标着160年，似乎树像人一样活得太糊涂了。

但树自己肯定是不糊涂的。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说自己小时候，自己父亲和祖父小时候就有这些大树了，算起来已逾百年，甚至超过了两百年。其实要验证并不难，因为每棵树都有年轮。搞不清年轮，那是人的事，树只会觉得人太笨。1986年编的《北海地名志》记载：下村约建于公元1870年（清同治年间），村民原从福建迁居龙潭，后向下移居而得名。站在树下，望着这些巍峨蓊郁的老树，想起一件往事：当年有个大院两棵老树挡住了办公楼的窗口，有人提出要砍掉，一位领导说：不要随便砍这个砍那个，要有点敬畏心。我们在这里当官顶多三五年，这些树几百年了，哪一棵见到的、经历的不比我们多？1870年是庚午年，离北海被辟为通商口岸的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还有6年，鸦片战争后，越来越多的外国教会进入中国，法国天主教神甫正在涠洲岛上，领着入教的岛民“紧锣密鼓”地建造现在看到的那座历150多年不倒的教堂；那一年北海地区土匪横行，过春节时，合浦、灵山、钦州三地官府合力剿匪。相信下村这些树都会记得这一切，即使没有看到，风也会让它们听到。

人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其实应该倒过来。有一句老话：三岁定六十。从三

四岁小孩的言谈举止，就能知道其终生难改的秉性。因此对孩子的教育，从懂事起也就是十来年左右。相反，一棵树要成材，则悠久得多。过去农村做房梁的那些杉树，现在城里流行做家具的硬木，用材无一不是生长数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树。

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国人这种与树的“亲切关系”，“树”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基因，成为一种“人树合一”的观念。家乡称为“桑梓”，树成为家园故土的象征。“落地生根”，应合着国人几千年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观念。一个家族迁居别处，叫“开枝散叶”；子孙蕃衍，人才辈出，叫“枝繁叶茂”；游子归家或官员致仕回乡，叫“叶落归根”。很多的村子里，都有一棵像村徽一样的大树，骄傲地“佩戴”在村头村尾或村子中央，成为游子挥之不去的乡愁。那些背井离乡的人心里留下的家乡照片，村里的老树往往都是当然的主角。但下村这上百棵老树，“村徽”远不足以形容它们，想起契诃夫笔下那个德高望重的枢密顾问官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的绰号：圣壁。他获得太多的勋章，经常一齐戴在胸前。跟他一样，这些树就是下村穿越岁月硝烟赢得的胜利勋章。

不知道下村为何会有这么多的大树。如果它们是村民种的，那么它成村的历史应该更早。“桃株向门，荫庇后昆”“门前有槐，富贵发财”，过去农民建了新房，往往会在屋前屋后种上树，寄寓人丁兴旺、福寿富贵。在有些地方，新屋前往往种的是桂树、龙眼、荔枝之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其实更养一方“树”，对于北海的环境、气候，樟树、竹节树、娑罗树无疑更为适应。这几种常绿乔木在两广的村落中不少，它们生长缓慢，对土壤条件要求不高。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下村这些树并不是村民种的，当年这里就是一片原始森林，村民“辟土筑庐”时把它们保留下来。

下村有这么多的参天老树，让人觉得惊讶，它们就在离银滩不远处。须知，在三四十年的城市化中，树遭遇了像传统建筑一样的厄运，很多的树被砍掉，还有不少被挖走，卖到了城里，成了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城市中的风景。下村小学里有一棵长着好几个大树瘤的竹节树，村民说十五年前曾有人出价20万元，差点被挖了。要是真的卖了，二十万元安在哉！而现在的校园里，就没有了为师生们撑起的这片绿叶婆娑、凉气沁人的绿荫。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幢建筑、一个古村、一棵老树，其实都是有生命的。城市有传承，人文讲积淀，如果一味地认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把它当成绊脚石，当成“宏图大业”的障碍，不分青红皂白地排除和改变，其实是对传统的一种戕害、一种割裂。说到“老东西”，很欣慰北海这个城市。它曾经通过整体平移，留下了一个建于光绪11年（1885年）的“英国领事馆”，而且在旁边的通衢马路正中间，留下了两棵超过110年的高大樟树。此外，北海还留下了一条老街。当年老街“修旧如旧”的保护改造，曾经成为网上的热点，是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真正没有任何“杂音”的政府决策。设想一下，当初如果把“英国领事馆”拆了，现在说起北海曾经有过七个国家领事机构的开放历史，恐怕自己也觉得心虚气短，别人会当你在吹牛皮：在哪，我怎么没看到？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都希望做正确的事。何谓正确？循天理，讲规律，顺人心者也。对历史多一些敬畏，对人文多一点虔诚，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知道，所谓的发展，在“历史”的巨眼中，除了建设了应该建设的新东西，还在于保护了那些应该保护的“老东西”。

比如，下村这96棵老树能保留下来，它就是“无为之为”的无量功德。

· 神木 ·

这个向海而生的小渔村叫下村。村里的老人常讲，下村树多。海边有榄钱树、木麻黄，村里有樟、朴等老树。在口口相传的故事里，这些树是护佑下村村民世代平安的屏障。

村里老树多，现在还有 90 余株，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年龄，它们比村庄更老。城市建设虽然为小村提供了现代化的道路和楼房，自然原始生态，依然是这里的迷人所在。只要不是楼房密集的地方，便老樟蔽荫，葳蕤蓊郁。人们把道路、校舍、家宅建在了老树中间，它们沿着乡村地势起伏而高低渐次，有的活在庭院里，有的长在校园中，更多的是在阡陌小巷间，三五相聚，也对向而生，遥遥相望，又亲密无间。

老树枝叶柔密浓厚，形态却各不相同，株株风骨不凡。比如眼前这株老樟，它长在村民的后院里，被房子挡住了视线，远远望去，像是一株枯木。虽然如此，但它不屈不挠，竭力向上伸展的躯干，像只青筋暴露的手，在表达生命的毅力。

走进巷子深处，低矮的房子后一间荒弃的院落里，一堆准备填入灶坑的木头边上，这株老树静默伫立在大丛竹子旁。近看，它粗大的枝干，互相缠绕、扭曲地向上生长，似乎每一次的向上伸展，都是一次裂变的过程。壮硕的树干要数人合抱，一块块树皮向外突起，木质外露，不知是竹子摄取它的养分还是它倚借竹子的生机，老迈的树身与竹子互相依偎，数条浅绿细嫩的枝条在树干上缠绕着努力向上攀爬。

村里的老人讲，下村的这些老树并非种植。古时下村这一带极有可能是一个森林，树木很多，有香樟、朴树、土桐、竹节、罗芒、两面针、苦楝、香胶、柚子、酒饼树……下村小学内及周边长满樟树。一个小小的村庄，现仍存百余株百年老树，还有几十株老樟，这在现代农村极为罕见，这是下村人的运气，也是自然之神对这个地方的眷顾。樟树是一种神奇的植物，其药用价值广为人知。据说，树皮入药后可用于下肢溃疡的治疗，树根入药后叫土沉香，可理气活血，树叶对皮肤搔痒及毒虫咬伤还有奇特功效。细细闻之，树枝有淡淡药香，夏季可避臭、驱虫、防尘，能吸收有毒气体。且樟树主根发达，对土壤要求不高，只要扎根土地便可存活，生命力顽强。作为南方的深山乔木，相比在北方常见的松柏，其生长的地域长久居于乡野，与村民如影随形，更贴近村野的生命本质，又因种种特性，渐渐成为南方民间村落的文化守护者，被奉为“神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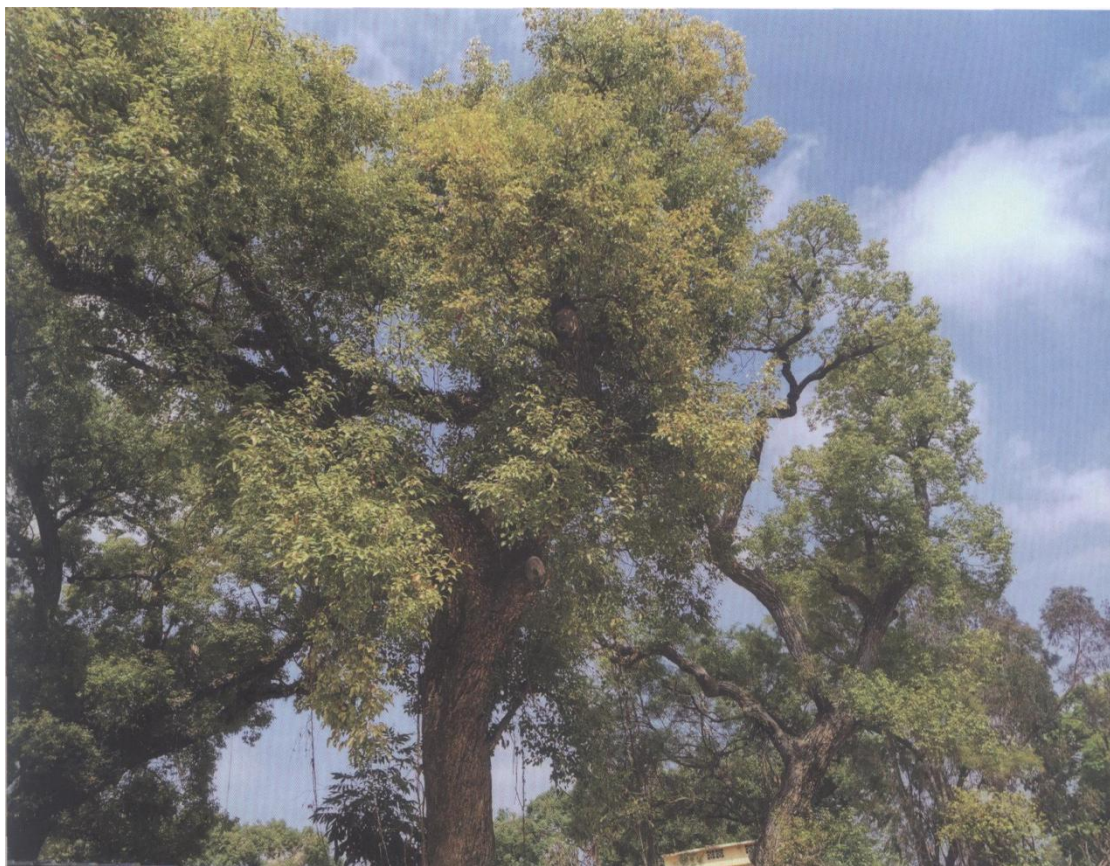
樟树开始肩负起神的功能，民间以“樟”为孩童取名的习俗便是这种心理的折射。比如著名文学家鲁迅，幼时的学名“樟寿”，就是取樟树长生久寿之意。在下村，樟树是村民保护神的化身，也是风水树，寓意着吉祥、长寿、辟邪。旧时，下村的老人会把小孩儿的衣服钉在一株老樟上，祈求孩子身体康健，合家平安，六畜兴旺。每逢出海，人们还相请德高望重的老人祭拜老树，祈求下海平安，神明护佑，才能换来鱼虾“高德一担，北海一担”的收获，这是老树的赐予。下村民间还流传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户人家为盖房子执意砍了棵老樟，结果房子盖好又坍塌，后来的几十年，那个户主身体一直不好。冥冥中，老樟印证了关于神灵的传说。村民眼里的老树，是有生命、意志和神秘能量的神，无论生活如何艰难，“神木”是不能砍伐的。

随着时间推移，那些隐藏在村子深处的泥巴房已残破不全，但依然有老人眷恋这些老房子，如同老树们仍然依恋这片土地。它们把根须牢牢地插进这块土地，陪着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随着乡村城镇化的推进，下村很多旧房正被新楼代替，幸好，村民仍一如既往，对老树敬畏依旧。

现在，人们走在下村老树成荫的乡野间，感受着穿越香樟叶缝隙的百年阳光。受到它们的蓬勃生机。人们知道，老树不倒，神脉犹存。但愿，多年以后，它们依然根深叶茂，大树落落。

· 下村古樟树 ·

下村，是北海市郊区为数不多的古村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经过几十年的土地开发，曾经“地域”广大的下村，已经被征用、分解、蚕食得差不多了，所辖面积急剧减少，就如一个大家族，遭遇了大灾难，剩下一个孤独的老人在寒风中蜷缩一般。



古樟树 黄旭/摄

尽管下村的良田、村庄、红树林和海滩涂被不断地征收与利用，在村庄的四周盖起了鱼鳞般的楼盘或者旅游风景区，但下村还是保住了基本的村落框架，保住了作为一座村庄的尊严，不至于被城市化大潮所淹没。

一座村庄最大的尊严，在于它保住了一些古物，诸如古屋、古祠、古井、古树、古碑什么的，留住那些耕读传家的精神支柱。下村即是这样的村庄。

说到下村的古树，那是令人兴奋的。在这里，应该把它作为重点来演绎，说说它风花雪月般的悠悠往事。我们在下村，可见最多的古树便是古樟树了。车子刚拐进下村的村道，远远就能看到一棵又一棵保护得极好的高大的古樟树，伫立在村庄里，葱郁茂盛，像是在欢迎来自远方的客人。它们散落于房子院落间，或者围起来保护于小学校园内，或者排列于村路两旁，也有一些在旷野的某处安营扎寨，看起来蔚为壮观。

这些古樟树就像下村人嫩绿的梦，断断续续的梦，恬淡、温馨。每一棵树，都像某位女子撑

着的伞，袅袅娜娜，生出一种浪漫、飘逸的情来。古樟树的绿意，又像春池里的荷，碧色擎天、柔情透水。细看，则像似醉非醉的云朵，跌宕起伏、洒脱自然。

下村人偏爱樟树，不仅因为她具有优雅而靓丽的外表，可以装点滨海村庄的景色。它体内更散发出一股清香味，可以净化空气，驱除虫害。也因为香樟的枝枝叶叶，花花果果都具有一定的生活实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坚韧、恒久、阳光向上的个性和品质，如格桑花一般，在下村人的心底里散发出某种信仰的力量。

樟树如此受下村人欢迎，是有根本原因的。在古籍中，樟树的形象都为正面，例如《庄子》就将樟树与楠、梓这类“端直好木”放在一起，并与“柘棘枳枸”等“有刺之恶木”作对比。而在《左传》中，楚国白公叛乱，子期拔樟树以杀人，樟树成为正义之士的武器。除以上两则先秦文献外，古籍中对于樟树的记载还有很多，综合来看，其形象特征可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是生于少人干扰的地方。《太平御览》引西汉陆贾《新语》云：“贤者之处世，犹金石生于沙中，豫章（樟树）产于幽谷。”引西晋皇甫谧《高士传》曰：“尧聘许由为九州长，由恶闻，洗耳于河。巢父见，谓之曰：‘豫章之木，生于高山，工虽巧而不能得。子避世，何不藏深？’”由此可见，一开始，樟树多生于人迹罕至的地方，后来生长于爱惜它们的村庄。故用来比喻隐者避世。

其次是高大粗壮、浓荫密布。成书于三国时的《水经》曰：“豫章城之南西门曰松杨门。门内有樟树，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围，枝叶扶疏，垂荫数亩。”明人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载：“江西都司府樟树极大，曾大比年（举子赶考之年）巡按会考，各府州县科举诸生约三千人，皆荫蔽于下。”听上去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樟树可以生得多么高大茂盛。

如此高大的樟树，正好可做栋梁之材。南朝梁任昉《述异记》：“汉武宝鼎二年，立豫章宫，于昆明池中，作豫樟木殿。”《陈书》载，梁朝侯景叛乱时，太极殿被焚。梁元帝欲重建，独阙一柱，于是任命沈众为掌管宗庙、宫室营造的起部尚书，以大十八围、长四丈五尺之樟木构太极殿。

唐诗中亦提到樟木此用。元稹《谕宝二首》之二：“千寻豫章干，九万大鹏歌。栋梁庇生民，舳舻济来哲。”白居易《寓意诗五首》之一：“豫樟生深山，七年而后知。挺高二百尺，本末皆十围。天子建明堂，此材独中规。”

一直到明朝，明北京皇宫的营造亦用到樟木。《植物名实图考》引《明兴杂记》载：“神木厂有樟扁头者，围二丈，长卧四丈馀，骑而过其下，高可以隐，虽不易觐，而合抱参天，万牛回首。”神木厂是明初朱棣营建紫禁城时用来堆放木料的地方，这些木料多是从四川、两湖、两广等地采办而来的上好木料。“万牛回首”典出杜甫《古柏行》“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这里指该樟木料巨大，一万牛都拉不动，因而回头去看。

除了可以营建宫室外，樟木还可作棺槨，并为王公贵族所尊享。《后汉书·礼仪志下》：“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樟棺黑漆。”《宋书》：“宋孝武大明五年，闰月，皇太子妃薨，樟木为槨，号曰樟宫。”樟木还可用于造船，《淮南子》曰：“楸、楠、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后知，故可以为棺、舟。”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樟木，江东人多取为船，船有与蛟龙斗者。”

高大而古老的樟树，也少不了被赋予神话色彩。西汉东方朔《神异经》曰：“东方有豫章树，

高千丈。有士操斧，行斫行合。”“行斫行合”，是说一边砍一边愈合，就像吴刚在月亮中砍桂树一样。《本草纲目》引东晋干宝《搜神记》说：“吴时敬叔伐大樟树血出，中有物，人面狗身。敬叔云：此名彭侯。乃烹而食之，味如狗也。”《宋书》载：“豫章有大樟树，大三十五围，枯死积久。永嘉中，忽更荣茂，景纯并言是元帝中兴之应。”是说樟树死而后生，乃王朝中兴之兆。

此外，《本草纲目》中载有樟脑的提取之法，可充当龙脑入药。总的说来，古籍中的对于樟树的记载主要体现在其实用性方面。但这些实用性均非樟树所独有，樟树并没有像松、柏一样，被古人赋予崇高的品格，也不像槐和棘（酸枣树）一样，象征三公九卿与功名利禄。与樟树有关的神话传说，也并未像月亮中的桂树一样流传广为人知。按照学者纪永贵先生《樟树意象的文化象征》一文观点，这或许与樟木一开始生于深山幽谷，远离城市有关。

再回到下村来。下村人深知樟树的神圣，极少砍伐樟树，一直敬畏、保护古樟树，因此得以大面积、多棵的古樟树保存至今，除非有大用之时，否则不让砍伐。如1949年末，为了支援解放军攻打涠洲岛和解放海南岛，下村人才忍痛砍伐了两棵最大的樟树，制作牛车，用以拉物资、粮食支援解放大军。除此之外，下村人舍不得砍一棵古樟树，将它们像敬奉老人一样，予以保护。

古籍中，樟树的形象极好，那么，樟树为何不见于《诗经》及《楚辞》呢？纪永贵先生这样解释：“主要取材于黄河流域的《诗经》中没有出现樟树不必奇怪，因为樟树的生长从不过淮河……樟为深山乔木，而《楚辞》多取湖、沼、洲、渚之芳草，虽然樟树木香，但离人间太远，是不易引起泽国行吟的屈原等人的注意的。”此说有理，可供参考。

对于下村来说，地处南疆，面朝大海，气候温暖，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加上下村人的悉心保护，自然就生长得极好了。于是，祖宗留下来的樟树，一代代人守护，便能在村庄里存活，并能长成古树。在北海市，市区里也有不少古樟树，如中山公园里面，以及周边都有。但无论是树龄、躯干还是数量、成林的状态，都不及下村来得丰富，不及下村人保护得好。

在下村小学旁的一棵古樟树，几个人下了车观察，然后试着丈量它的躯干，结果，两个人合抱，几经努力还是抱不过来，可见其巨大。树牌上有编号、科属、保护等级、树龄以及二维码等项。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即可知晓其基本信息和准确位置。这棵树龄定为130岁的古樟树，还是被村里老人所怀疑的，他们说，打小他们就见着这些古樟树了，那时候就这般高大了，应该不止这个树龄。

有关林业部门予以挂牌保护的古樟树，应该有其科学检测手段和事实依据，虽有不同意见，但它们是古树一定是真实的。

樟树之所以能“挺高二百尺，本末皆十围”，在于它寿命长，活得久，故能“枝叶扶疏，垂荫数亩”。清钱泳在《履园丛话》载：“初，无锡惠山寄畅园有樟树一株，其大数抱，枝叶皆香，千年物也。”吴其溶在《植物名实图考》亦云：“樟公之寿，几阅大椿。社而稷之，洵其宜也。”“大椿”是《庄子·逍遥游》中有名的长寿之木：“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所以吴其溶说，这样的古树，是很适合用来祭祀拜神的。江西婺源等地如今还有奉古樟树为神、修“樟神庙”、祭树攘灾的习俗。

樟树为百姓所喜闻乐见，历史上一定也曾广为种植，如果唐及以前所种的樟树逃过了自然灾害和人类的刀斧，活到今天就是千年的古树。事实上，一些这样的古樟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如今

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据相关资料介绍，樟树中的“老前辈”在台湾南投县信义乡，位于台湾岛中部山区，树龄达3000年，需15人手拉手方可合抱。此外，广西全州大西江乡棉塘山谷的一棵老樟树，高达30米，胸围达20.4米，据测年岁当超过2000年。江西安福县三家堂村头有一大樟树，高27米，主干的胸围有21米，据有关人员测定，其年岁有1400岁。千年或超千年的老樟树还很多，以湖南、浙江为胜。……至于800岁或500岁的樟树，就更多了。

在下村，也有高龄古樟树。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古树古木保护条例》颁布，根据这个条例，北海市银海区自然资源局与北海市银海区银滩镇下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北海市银海区古树古木养护协议书》，对村庄所有的古树进行了专门的养护。下村范围内上了这个养护协议书、受到保护的古树有二十五棵，其中古樟树就有十八棵。这其中，最年长的一颗古樟树（编号45050310120510057，保护级别：三级），树龄达260年，在一户人家的院子内。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那么，樟树之名从何而得？

“樟”这个字，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并未收入，因为在那之前的文献，例如《左传》《庄子》《淮南子》中，这种乔木的名字叫“豫章”。按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豫”的本义是“象之大者”，后引申为“凡大皆称豫”。“章”在商周金文中可能是“以刀具治圆形玉器的象形，也就是‘璋，或‘彰’的表意初文。”纹理、文章（花纹，如“黑质而白章”）等是其引申义。李时珍解释“樟”，认为“其木理多文章，故谓之樟”，用的就是其引申义。

对此，今人夏纬英持不同观点：樟树香气甚著，名曰樟，与同样有着香气的动物之名“獐”一样；樟树虽为木材，但纹理不如气味明显，因此“樟”应取香义。按夏纬英先生的观点，“豫章”的本义是大而香的树，可备一说。

西汉开国，“豫章”成为一个地名。汉高祖在江西设豫章郡，名曰“豫章”，是因为此地樟树甚多。据东汉应劭《汉官仪》：“豫章郡树生庭中，故以名郡矣。”《地理志》亦云：“豫章郡城南，有樟树，长数十丈，立郡因以为名。至晋永嘉年间，尚茂。”隋朝开皇九年（589年），罢豫章郡、置洪州府，所以王勃《滕王阁序》才说“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滕王阁位于江西南昌，豫章后成为南昌的别称。此外，与景德镇并称江西四大古镇之一的樟树镇，也是以树命名。可见，在历史上，南方的樟树非常多。

不仅江西，樟树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及西南地区，因其枝叶均有香味，可提樟脑，可做良材，夏可纳凉，终年常绿，因此为人们普遍种植。据统计，樟树被37个地级城市定为市树，“在所有地级市市树中被选次数名列第一，超过了历史文化象征深厚的北方主要树种槐树（27个）”，其中以湖南、江西、浙江最多；地级市之外，以樟树命名的村寨就更多了。

在北部湾畔，下村的古樟树如此之多，如此之集中，保护得如此之完好，冥冥中似乎是有天意一般，这座村庄就是樟树之乡，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可以将该村村名改一改，叫做“樟树村”或者“樟树湾”什么的？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

我们再来看看樟树有什么用处。

一年之中，有二十四个节气。其中第三个是惊蛰，这个“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中较为生动的

一个，“蛰”本作动词，在此代指蛰伏冬藏的虫子。提到“惊蛰”，就会想到小时候在三月里见过的闪电雷鸣和绵绵细雨。在北海，整个春天一定会下几场透雨，甚至还有打雷，生活在这里，是很容易体会到“惊蛰”这个词背后所包含的画面和韵味的。

雷声惊醒了冬眠的虫子，万物开始复苏，春耕开始，春天真正地来了。“惊蛰”作为节气，不仅能指导农事，还有助于古籍防虫。古人护书防虫用的植物“芸草”，经考证是豆科的辟汗草，当时很好奇，现在人们还用它来保护古籍吗？曾给一位图书馆的馆员打电话咨询过此事，电话拨过去，是一位女老师接的。得知“来意”后，她很惊讶，毕竟，很少有读者会问这样的问题。然后，她兴奋地告诉我，前不久他们刚给一批入库的古籍放过药，并不是什么草，而是樟脑丸，一般在每年的惊蛰前后投放，那时正是虫子萌动的时候。用“惊蛰”指导古籍的防虫，真是妙极！

此外，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图书馆的古籍保护，用的竟然是极为普通的樟脑丸！樟脑丸分天然樟脑丸、合成樟脑丸两种。合成樟脑丸是光滑的白色晶体，价格要便宜许多，所以市面上买到的多是合成的。小时候母亲买回来放在衣柜里防虫防霉的白色药丸，就是它了。合成樟脑丸含有萘或者对二氯苯，对二氯苯有毒，婴幼儿的衣物忌用。

天然的樟脑是从樟树里提取的，之所以称之为“脑”，大概因为它是植物的精华，例如大名鼎鼎的名贵药材兼香料——“龙脑”，就是由龙脑香科植物的树脂提炼而成的结晶。那么樟脑是如何提取的呢？得先说说樟树。

我们常说的樟树是樟科、樟属下的常绿乔木，樟科下有许多经济植物，例如我们熟悉的月桂、楠、鳄梨等。“樟树”其实包括好多种，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及西南地区。

在一些地方，樟树又名香樟，是常见的行道树种。在北海下村，村路两旁可见枝叶茂盛的樟树，在校园里、农家院子里，浓荫密布的樟树亦寻常可见。樟树的花很小很不起眼，但花开的时候香飘满村。

众多樟树中，樟和黄樟可提取樟脑和樟油，二者是化工和医药的重要原料。樟，其拉丁名 *Cinnamomum camphora* 中的加种词 *camphora*，与英文单词中的“樟脑”拼法相同。《本草纲目》中就载有“樟脑”：“樟脑出韶州、漳州。状似龙脑，白色如雪，樟树脂膏也……他处虽有樟木，不解取脑。”书中也记载了“取脑”之法。

胡演升《炼方》云：煎樟脑法，用樟木新者切片，以井水浸三日三夜，入锅煎之，柳木频搅。待汁减半，柳上有白霜，即滤去滓，倾汁入瓦盆内。经宿，自然结成块也。

此外还有“炼樟脑法”，过程讲究，大致是以铜盆盛樟脑，其中掺入陈壁土，土上放薄荷，覆之以盆，黄泥封固，文火慢烤，樟脑蒸发升于上盆，如此得到的结晶体，可以充当“片脑”，片脑即龙脑。樟树的根、枝、叶皆可提取樟脑和樟脑油，但不同的部位效果是不一样的：“樟树的根部木材的油脑含量最高，茎部次之，枝条又次之，叶部最低。”所以上文说的“樟木新者切片”，选用的可能是樟树的根部和茎干。

回想那天，在电话里，那位工作人员除了告知在惊蛰时下樟脑外，还热情地向我描述了具体的步骤：先得把樟脑放入小盒子，小盒子上都有小孔，以便于挥发，这样做也不会污染书籍；然后再放入书柜中，书柜最好锁起来；此外樟脑容易挥发，需要一年一换。最后，她又补充说，其实樟脑只是辅助作用，古籍防虫，关键不在药，而在于控制温度和湿度。原来如此！猜想一下，

是不是将温度和湿度一直控制在惊蛰之前的水平，虫子就能一直处于冬眠状态了？

再回到樟树，虽然它的用处不少，但在传统文化中，樟树却并不知名，《诗经》《楚辞》中均不见樟树，在宋代大型类书《太平御览》“木部”中，樟树（豫章）位于松、柏、槐、桑、榆、桐、杨柳、桂、杉、枫之后，名气皆不如前十种乔木。

百年以上的樟树，可称为古树了，一般都长得高大而婆娑，十分翳阴，远看已独成景观。在下村的路边、院子中、林地里，随处可见百年樟树，这种现象让人惊叹。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樟树开花竟也如此美丽。聚伞状的圆锥花序腋生或近顶生于枝干，长长的花梗随着微风轻轻摆动。

樟树的白色花朵小而密，带着樟科植物独有的芳香。萼片状的花瓣2轮排列，每轮3瓣，9枚能育雄蕊排成3轮，由外至内，最内轮（第四轮）的3枚雄蕊退化，呈箭头状。鹅黄的雄蕊，重重叠叠，坐于白色的花瓣上，宛若白玉盘上的金莲。南唐词人冯延巳在《谒金门·风乍起》中写：“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但樟花开放的暮春初夏，却是“风乍起，吹绿一村樟树”。

樟树是常绿乔木，但常绿并非不会落叶，而是一年四季都有叶老去、落下。樟树换叶的高峰是每年的4月上旬，此时，变为橘红色的老叶就会脱落，飘飘扬扬地洒满村庄，而新萌生的樟树叶片则绿得明亮，绿得惊人！无论是樟树老叶，还是樟树新叶，樟树叶片的特征之一——离基三出脉，都十分明显。而樟树革质的叶片，即使是在雨中，也依然质感满满。

若是你将樟树叶片举至日光或是灯光下，樟树叶片离基3出脉处的腺点清晰可见，而它们，就是樟树叶片芳香的来源。樟树的树干也独具特色——幼树树皮常绿色，光滑不裂，老时黄褐色至灰褐色，不规则纵裂。

不知道花友中是否有爱好烘焙的，如有，那对于樟的属名 *Cinnamomum* 一定会觉得似曾相识。是的，它很像一种香料的英文——Cinnamon，肉桂。其实这也不奇怪嘛，肉桂 *Cinnamomum cassia* 也是樟科樟属植物呢。

樟树的花很细碎，爱它的人自然有心记下来。清代袁枚有诗曰：“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一首孤独了300年的小诗，因着乡村教师梁俊和山里孩子小梁在《经典咏流传》舞台上的演绎，一夜之间为国人所熟识。《孔子家语》有云：“芝兰生於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从植物学的角度，虽然不那么感性与唯美，但事实上，花是被子植物的繁殖器官，所有被子植物都会开花，但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总是会忽视一些植物的花，譬如樟花。

樟花只有3mm长，与小米粒相当，但樟花却是那么香，盛放之时，一树一树的花开，又何曾逊色于秋日的桂花？正可化用随园主人的诗句：樟花如米小，也学木樨开。

春起，盘踞在北部湾畔的下村，沐着阵阵吹来的海风。古樟树开花了，盛花时虽没有凤凰花的妖艳，也没有木棉花的神话色彩，却能持之以恒地把最普通平凡的自己绽放出来，活得诗意而浪漫。古樟树用自己的毅力，恰好地卡住时间差，用春天的色泽保留初心，以温柔的静候，打破万物宿命之中的生死轮回的规则。当寒冬悄然而至，万木萧萧而落，古樟树，依然是绿意盎然的保持良好的生命状态，来抵抗一切消耗生命的变数。

下村的古樟树是有灵性的，它们懂得自己必须用一种持久的力量，以及美好的寄望，来暖开寒流与冷雨，只待来年的枝头看到另一片与自己相同的叶子跃上头，才肯放下已被岁月磨出火焰的心，不舍地飘向虚无。与落叶乔木相比，它多么幸运而圆满，而且圆满中制造了另一种极其诗

意的遗憾。

其实无论一个生命在此生多么雍容华贵、潇洒、浪漫，或者多么具有别的生命无可企及的优越感，但在生与死的定数里，都无可避免地最终走向遗憾。向生而死，向死而生，永远是生命不变的规则。所有的生命无不在轮回之中。

而古樟树不同于别生命之处，在于它能够在脱胎换骨之前，看到另一片和自己相同的叶子，用另一种风姿，摇曳在枝头，然后才像枫叶一样握紧手心里用尽此生修炼的焰火，悄无声息地飘向虚无。古樟树就像一个母亲，需要看到酷似自己的那个孩子，能够自理生活，才肯放下一切，安然老去。这算是人间风物之中，甚至是整个人世间的生命之中，最知性、最幸运的一种生命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古樟树这种极富理想情感的等待与坚持，才让它的这一生，散发出同类生物不一样的光彩，也是其它生命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存在。

· 朴树之美 ·

六月的某天，和朋友在下村继续古树的寻访之行。

白衣苍狗，岁月留痕，下村的老树苍劲如斯，有叶如竹子、型奇如鹰爪的竹节树，有古朴苍翠的香樟，更多的是干形通直、树姿秀丽的朴树，一路葱茏，枝叶扶疏，让人望而生凉。

下村数十株老朴树，都贴着树牌，上面写的树龄大都在150年以上。在下村人看来，“150”这个数字并不具体，先有村庄还是先有树，无从得知。村里的老人回忆，幼年时曾听家里的老人讲，有人曾从村庄的地底下挖出一些老桩头。人们推测，极有可能是多年前村子地貌变迁被埋下的老树，剩下那些朴树们分布在村道旁、灌木中。奇妙的是，村里唯一所学校古树众多，独缺了朴树。细细一瞧，朴树们长在了院墙外。其实，在古典园林设计的风水学说中，有“前种榉，后种朴”的讲究。榉树质地坚硬为栋梁之材，生命力长盛不衰，朴树同样生长力顽强，枝繁叶茂，两者属性相似。古代常见举人走前，朴人随后。前榉后朴，取谐音“前举后仆”，也被寓意金榜题名，连连高中。国人多信风水之说，因此极少有人家把朴树种在前院。下村这些老朴树很有默契地绕开了房子的前庭，却又不离育人之地，这大概是天意，下村人历代鲜有文人官宦，但也是朴素为人，仁厚传家，这与朴树朴实无华的气质，恰相契合。

朴树那粗壮的树干像极村里男人苍劲的身躯。曾见过村里一个支书，姓张，土生土长的下村人，肤色黝黑，头发半白，脸上的皱纹深而密，身躯清瘦挺拔，嗓门奇大，只要站在那，嗓子一开，都能把那半边天给顶回去。这样的人，村民都会竖起大拇指，却又让妻儿眼泪哗哗地流。张支书讲，下村祖辈喜欢栽树，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他看着那些年轻的树们在老树的臂膀里，如同被一双双满是老茧的手扶持着成长。他是一棵成年的树，他们的后代是年轻的树，年年月月守在这里和风浪抗争，保护它的子民不受风浪侵蚀。质朴、顽强，吃苦耐劳，这些可贵的品质是下村人用心血浇灌，注入到幼苗里，直到长成今天的老树。

朴树树皮光滑呈灰色，叶子丛生细密，三四月间新花绽放，浅绿淡黄，一簇簇，一朵朵，娇小清新。七八月花散，飘飘漫漫，不知何处去。九十月果实成熟，红豆大小，圆润似小球，食之微甜。朴树可防沙固堤，也古雅别致，即能护村亦可入景，夏日繁盛时姿态优美，冬季萧瑟依然丰姿婀娜。



朴树 黄旭/摄

朴树美。美在大树接天蔽日，叶子可入药、也可做美食，花朵迎风散香，果实能予人玩耍，多美的树！

朴树皮与叶子皆可入药。中医药学里对朴树叶的描述是“辛，凉。入肝经”。《中华本草》中记载，朴树叶有“清热；凉血；解毒”的效果，主要是治疗“主漆疮；荨麻疹”，使用时，取适量的新鲜朴树叶捣烂外敷，或捣烂取汁涂敷即可。《浙江天目山药植志》有朴树皮治疗腰痛的药方记载，内容是“朴树皮四至五两，苦参二至三两。水煎，冲黄酒、红糖，早晚空腹各服一次”。可见，很早的时候，古人就开始用朴树的皮与叶来给自己治病了。

除了治病，古人还相信药食同源这个道理。朴树叶具有消食去积、和胃的功能，被挖掘出口腹之美。同行的朋友来自潮汕，在北海生活多年。她讲，“时节做时粿”是他们的习俗。粿，在北海是粿的一种。采摘朴树嫩叶加上粳米舂成粉末，加糖发酵定型后蒸熟食用。蒸熟的朴枳粿色泽青翠，散发着沁人的叶香，入口松软甘甜，让人食之忘怀。据说明末清初时，清兵入关，在潮州杀戮掠夺，民不聊生，本地人为了躲过这场战乱藏进了山林，全靠朴树叶和果实充饥。后来，活下来的人们为了纪念当时的经历，便在清明节用朴树叶制作成朴枳粿，自那以后，潮汕就有了“清明食叶（朴树树叶），端午吃药（圣甘枳）”的习俗。在北海也有“时节做粿”的习惯，各种植物的叶子，艾叶、鸡屎藤、叶麻、蛤蒌，都可信手拈来。可见，人们缅怀先人的情感方式大抵都是相通的。朋友远离故土，突然在下村见到这么多朴树，自是欢喜。她说，等到来年清明，她一定来采上几把嫩叶做粿。

朋友说，朴树的果实还是家乡孩子们用来做“朴枳枪”的“弹药”。以前生活条件有限，孩童的玩具都是“就地取材”。乡下的孩子们，常常玩一种叫“朴枳枪”的玩具。小孩们用竹子做“枪筒”，用朴树的果子朴籽做“弹药”，枪筒的宽度刚好塞得进朴籽，竹筒前端一粒朴籽，后面再塞一粒朴籽，用竹制的小棍子顶住后面的朴籽使点劲向前推，前面的朴籽就会射出几米远，而且发出一声声清脆的卟卟响。这“枪”没有什么实际威力，只是象征性地“射击”，但却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朋友侃侃而谈，突然想到小时候和伙伴玩过的“劈啪子”，不禁莞尔，原来我们用的都是同一种原料，玩的都是同一种游戏啊。

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对朴树的特性有了足够的了解，把它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因为朴树叶片面积大，枝条柔韧，萌芽力和愈合能力极强，造型方便美观，因此从事园林行业的人会选择用朴树来进行园林创作或是制作大型盆景。再加上它有耐干旱和抗风沙的优良特性，朴树渐渐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它们在庭院里，公园中，街区上，巍然孤寂，却暗香浮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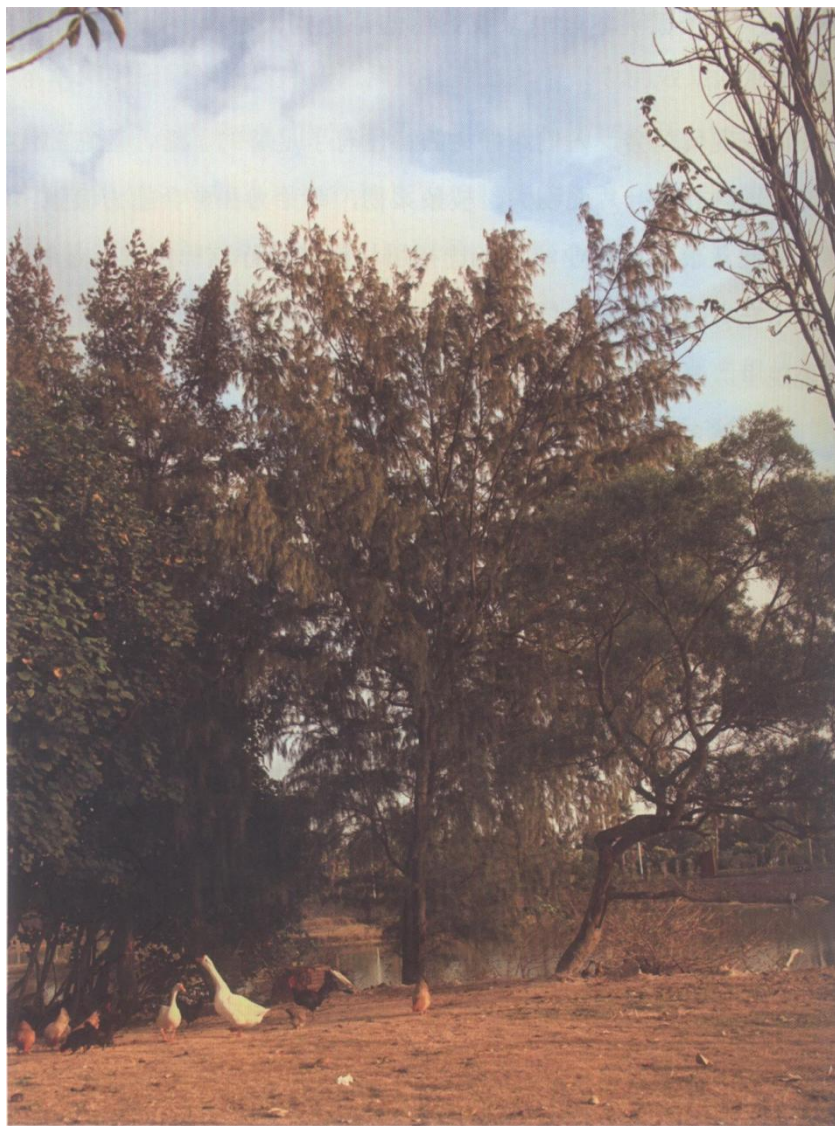
越多越多的人们喜欢朴树，喜欢它们规整地站在城市大道旁漂亮的模样，不过，当你看到它在乡村蜿蜒的小道上像卫士般挺立的姿态，不禁会想起那个叫做“朴树”的歌手，在旷野中放喉高歌，自由舒展的样子。

· 下村的林 ·

木麻黄在海边，像神一样地存在，也像榜样和力量一样地存在。初次见到它，你可能会觉得它神秘；但是深入了解它，就在下村找个适合与它近距离接触的地方，它一定会触动你的灵魂。

在下村的海边，如果没有这些虾塘鱼塘以及沿着海岸横穿过的人造海景大道，木麻黄应该是恣意无限地活着的。一片连着一片，密密麻麻，迎着海风，扰着潮声，沿着海岸线延伸，包围乡村，守护大海，筑起了坚固的绿色长城，亲近村庄，面向大海，安稳黄土，抚慰沙地。木麻黄一

直像山村卫士，防风战士，他们手牵着手，同心同德，共同守卫着这个叫做下村的地方。但如今，因为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的需要，这片曾经是连成一片的木麻黄正被分割成块状，海景大道横穿过它的腹地，将它与红树林像牛郎织女一样隔开了；而虾塘更甚，毫无愧意地把木麻黄本来完整的一块绿丝绸切割了，打上一个又一个不协调的补丁，留下了残缺的美。一老者说，以前是环腰的绿带，现在是裤间的补丁。下村曾经引以为傲的村防风线正在逐渐消失，下村记忆里的绿色长城重要的一环正在无声消褪。但不管是腰带还是补丁，木麻黄始终是乡村的温暖，是亮色的基调；是曾经的靠山，是忠实的朋友。无论存在有或者无，多或者少，木麻黄依旧面临大海，依偎乡村；依旧可以成为风景和记忆。



木麻黄 黄旭/摄

如果上天给海滨自然村落造景描画，一定是这样的：乡村，竹林，田地，常绿林，木麻黄林，红树林，海滩，大海。由远及近，渐次推进，层次分明，轮廓清晰。村庄掩映竹林，或露出房屋一角，或轮廓分明，错落有致；田园绿绿葱葱，牛儿悠闲，白鹭时飞；林带迎风摇曳，波浪层叠，那种风吹过木麻黄林独特的如潮水呜咽哼语的声音，别具一格撩动着山村的宁静祥和；红树林始终扮演着忍者神龟的角色，潮来沉默静谧，潮退展现身姿，它们在木麻黄林身前突然矮下身子，

似乎就是为了让身后那一道道起伏连绵的木麻黄绿色屏障凸显自身珍贵的价值一般；这时候，木麻黄极目之处，烟波浩渺，帆影点点，鸥鸟翔集，海天一体，浑然苍茫。

记得著名岭南派画家关山月曾经就以木麻黄林为主体背景，创作了一幅画面色彩感强烈、视觉震撼的名为《绿色长城》的画，此画挂在了人民大会堂，十分气派，是最具岭南画派的代表作之一。《绿色长城》创作年代是七十年代，创作的背景是粤西海滨，如下村海滨一样属于风沙带。风沙带，土质疏松，盐碱性很重；在很难种植植物的盐碱地上种植上密密麻麻的木麻黄，不仅活了，还成林成风景，显现出价值所在了，这本身就是奇迹。粤西海滨创造了绿色长城的奇迹，其实下村也是在同一年代创造了奇迹。据说关山月老人家为了画好这幅画，实地到木麻黄生长的海边住了好久。如果当时关山月老人家来过下村，认真看过欣赏过观察过这片层次更分明的下村海滨景象，他以色彩为重的笔下一定会多出更多元素；那幅画立体感更分明，画面感会更强，构造会更为震撼和特别。

可以说，在南方海滨，看见木麻黄，几乎以为看见了北方白杨树的影子。也可以说，看见了木麻黄，也几乎以为是看见了松树和柏树的影子。确实，木麻黄树干通直，成材树干高大挺拔。笔直挺拔，抗风性强，耐得干旱这一点和白杨是非常相像的。木麻黄叶子是节状的针型，远看像披挂在身上的绿色毛球，或者松鼠的尾巴。这一点和松树又特别相像。《新华本草纲要》是这样描述木麻黄的：原形态常绿乔木，高10-30m，胸径约70cm。幼树的树皮为赭红色，较薄，皮孔密集；老树的树皮粗糙，深褐色，不规则纵裂，内皮深红色。对于木麻黄的印象，下村本地人形容更直接，树干像白杨，枝叶像松树，整体造型像圣诞树。这是最恰当不过的比喻了。

下村人的记忆里，木麻黄是六七十年代引进树种种植成林的。当时整个村庄外围只有竹林，普通的树林以及红树林，每当有台风来临的时候，村庄所受台风的损害很大。台风几乎从海面过来就一路畅通无阻，掀瓦断墙，毁田折木，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村庄，村民苦不堪言，又无可奈何。木麻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引进来的。木麻黄原产澳大利亚，但是由于它特别适应于沿海疏松沙质，海边盐碱地的特性，再加上本身生长迅速，萌芽力强，同时生长后根系发达，耐得干旱，固土固沙效果突出，自然而然就成了热带海岸防护林的首选树种。在抗风防风，造林护田，绿化家园的号召下，1962年，下村生产大队成立了下村大队苗圃（亦称下村林场，地点为现西背岭村东南角坡上），由各生产队抽出劳动力管理，当时所育的苗主要有松香松、木麻黄、相思树和细叶桉树，供应各生产队和下村林带植树需要。下村以及附近村民按照生产队分配的任务一棵一棵把木麻黄种下来了。从一棵棵小苗小树长成一排排大树，木麻黄也没有辜负村民们的辛苦付出以及耐心等待，它很快就扎根下村沿线海岸，快速成长起来，真正形成了抗风屏障。同时也成了沿海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从那时候开始，风的灾害对农田和村庄正面影响就少了很多。木麻黄防护林的作用开始显现。

下村人的生活里，自从有了木麻黄林，就真正多了一个保护神。守护山村，保护农田农作物，美丽山村，充实海岸线，固定沙土，并为缺少薪柴的下村村民提供了燃料供应和建房作桉条桶子的材料，很好地改善了这一带群众的生活以及生存环境，木麻黄林有了实实在在的被下村人敬佩的资本。台风来的时候，呼啸的风咆哮着经过针状的树叶，似乎领略了整片团结一心以柔克刚的木麻黄的实力，风经过后，暴烈的本性一下子耍不起来了，变得温柔许多。这才是木麻黄的魅力。

敢于担当，勇于挑战。这或许才是被下村人视为榜样的原因。水稻或者木薯，甘蔗等农作物在木麻黄林的保护下，安稳地度过了台风季节，下村最终得以保证了粮食的产量和收成。暴风雨的季节，很多时候村民都担心农田或者水沟被灌沙子或者被泥土淤积。但是有了木麻黄林之后，这种情形就几乎没有出现过。那些从树上掉下来的节状针型树叶，有着天然的固土化土粘沙的作用。通常是赞扬叶子说化作春泥更护花，而木麻黄的叶子确实是化作泥土更护沙。这层是鲜为人知的。烈日炎炎的时候，木麻黄林是村人消暑纳凉的好去处。午后，牛可以在这片树林里打盹反刍，那些赶海的人更不用说，进到这片树林，随便找到一棵树，坐下抽筒水烟或者斜靠树干略小睡一会，起来马上精神百倍。他们早已经习惯了木麻黄林的味道，那些树皮和叶子散发出来的清香，甚至夹杂在树枝斑驳光影浮动中的气息，只有他们分辨得出来和真心喜欢。暴风雨或者台风季节，风雨过后，木麻黄林里会异常地热闹，村民们来到这里，他们清理折断的树枝，在柴火短缺的季节，这些风雨过后的残枝叶会是某一家最为宝贵的柴火。村民们也难得在清理台风过后战场的时候，聚集聊聊家常。总之，下村人任何时候都是感谢这片林子的。上帝增加你的荣耀，使你有一个幸福的归宿。木麻黄林于下村的人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幸福的归宿。

下村人的精神世界里，有一个超级陆地游乐场，那就是木麻黄林。谁家来亲戚了，来客人了。除了待在家里外，如果有时间，村里人一定会带着这些亲朋好友来到木麻黄林，穿过林子漫步到海边去，或者倚林观海，或者就在林子里走走。对于下村来说，这个林子虽然面对大海，却是他们的共同后院。这个后院会令所有初来乍到的每一个人怦然心动。随之而来的是像潮水般的新奇与兴奋。他们会在这里烧烤，聊天，做各种各样的游戏。木麻黄的枝叶做柴火烧出来的食物有种特别的清香，善于就地取材的下村人带着亲属家人只需要简简单单搭个石头炉子和自带一个铁架，甚至有时候什么也不要，反正找得到土块垒起来一个窑也行。柴火遍地都是。柴火烧好的食物香味不一会便蔓延了整个林子。小孩子也经常在林子里穿行捉迷藏，玩过家家游戏。他们一般不会穿鞋子的，下村的孩子已经习惯了光着脚丫在这片林子里奔跑。松软的沙子和柔软的针叶，被一个个脚丫子踩出别样的有别于阔叶林和沙子的声音。而那些忙于生活赶海的人，会把这个地方当成中途加油站或者是寄存箱。他们会在两棵树上挂上吊床，随便找个树枝挂上帽子和衣服。累了他们稍微躺一会。多半时候这些网状吊床会被熊孩子占领，他们一般会把吊床当成秋千，在涛声和风吹林声中玩耍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直到大人归来。村民如果有雅兴一点，夜晚出来挨着林子吹着海风，听着海涛和林涛，赏着月亮，这是文人墨客多少人羡慕心仪而一辈子求索的事情，却被下村里任何一个人只要来到海边就轻轻松松达成心愿了。对于孩子来说，最雅兴的玩法便是捉迷藏之前的猜谜。他们会把几根较长一点的木麻黄针状叶子摘下来，沿着叶节把其中一节拉断然后接上，同时摆在地上，让小伙伴们猜哪一根是完整的或者是断的那一根断在哪一节。这个几乎是所有大人小孩有兴致的时候都会玩的游戏。一根小小的木麻黄枝叶其实承载着下村人最美好的记忆和最快乐单纯的回忆。除此之外，木麻黄的枝叶最适合当草帽子，那些来不及戴帽子的人通常会选择木麻黄绿色娇嫩柔软的枝叶，稍微盘两下就是一顶精致的草帽了。

下村人的生活经验里，木麻黄浑身是宝。它的幼嫩枝叶或树皮，具有宣肺止咳，行气止痛，温中止泻，利湿的功效。还可以治疗感冒发热，咳嗽，疝气，腹痛，泄泻，痢疾，小便不利，脚气肿毒等病症。这些只有下村上了年纪的老人才能说上一二了。曾经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木麻黄林

的。说有一个入因年老湿热，关节时有隐痛，但来到木麻黄林搭个帐篷住了一晚后，清晨又到茂密的林子去走了一圈，顿时感觉筋骨舒展，步履轻松了。他觉得好奇，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了解到，木麻黄有宣肺止咳、行气止痛的作用。人在密林中游走，呼吸木麻黄散发的气味，对轻微的关节痛具有一定的缓解功效。同时漫山遍野的木麻黄，涛声阵阵，人在心情愉悦的同时接受自然的赠馈，这比很多药效都好。木麻黄一般5月花期，9月左右果实成熟。椭圆形果实外部有着像海参一样表皮美丽花纹的图案。下村人的记忆里，或者说是沿海这一带人的记忆里用处最多的就是将果实当成年糕的印花工具。逢年过节，比如说冬至，春节的时候，年糕做好了，中间要点上个红点。如果单纯是用筷子在中间点上一个原点就显得太单调了。但是这些木麻黄的果实滚上红色染料点上就图案感美感十足。假如在年糕上横滚过去，那会出现一条纹路精致，古色古香的花带，如果只是只点一个面，那是一朵最美丽的花，就地取材，善于运用这才是真正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是下村人热爱生活善于生活，观察生活，敏感生活；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独特审美的细致体现。

在海边，下村人始终是和木麻黄唇齿相依的，相互亲近而又相互敬重。相互忘怀而又相互思念。因而不能忘怀清晨，木麻黄独擎露珠，微洒甘露的情怀；它静候村民出海赶海，静候照过头顶越过村庄的第一缕晨曦；当然也会用如拂尘一般的树枝轻轻抖动，在了一声鸡鸣声中拂去袅袅的雾霭。不能忘怀午间，天空蓝得格外高远，树底下就地歇息的渔民，燥热而静谧的蝉声在林涛里漫过山村，悠远而绵长。不能忘怀黄昏，火初红，夜正年轻，赶海的人不亚于早晨的热情。他们穿过木麻黄林去抓沙蟹，林子里始终漂浮着最为柔和的，潮乎乎的，清凉的空气；他们听着潮汐的呼吸掌握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掌握着快乐和生活节奏，有规律而又执着；更不能忘怀午夜，有时飘渺的月光把这里的一切都溶解在银白色的月光中，海浪在那边轻轻奏鸣，乡村在另一边宁静安详，林子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歌唱，风把最好的交响曲交给了木麻黄林，所有的一切都在呈现一种下村最为熟悉的繁荣；不能忘怀雨天，细雨，疏雨，暴雨，阵雨，烟雨，毛毛雨，木麻黄林都默默地将一切化为美景，向村民吐露感激之情。春雨连绵吐温情；夏雨热烈洗心灵；秋雨潇洒展魅力；冬雨沉重写依恋。这是最为真实的木麻黄林。下村人所有心情都写在这里。或面对山林，喜上眉梢，或背对山林，蹙眉长叹。其实木麻黄林是乡村的知己。不能忘怀晴时；木麻黄林永远变换着浓绿的色调，点缀在四季之间，用希望的绿挤满村民的每一双眼睛，闪耀着明亮和温暖。不能忘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木麻黄林始终迈着稳健的步伐，追随季节的脚步，但是永远绿油油的加入乡村的四季更替序列，以不变的生机媚丽光景使人流连忘返。

木麻黄林是下村一代代人留下来宝贵的财富，是勤劳友爱的象征，也是一个见证历史的非常优雅的朋友。如果要写一段历史或者自传，木麻黄林的每一棵树都可以单独成书。但这样显然不是这片树林的初衷。从有树林以来，它们就以团结著称，它们团结抗风，团结迎接海潮，团结一致发出阵阵别具一格的林涛和呼声。给乡村最为温暖的守护。给乡村最为有情怀的后院；给乡村最为自然的美，最为无穷无尽的绿和希望。曾经一位著名作家说过，一个孩子拥有在乡村度过的童年，是幸会的际遇。但经过下村，这句话应该改一下，一座乡村拥有一片不一样的树林，那才是幸会的际遇。这片树林在让乡村保持健康宁静的同时，必然会勃发乡村格外旺盛的生命力。因为这片树林毕竟面向的是大海，是天地之间最为坦荡浩然苍茫的部分。虽然如今林带少了许多，

但景象不曾掉落，下村人会一脸自豪的说，木麻黄是平凡和神秘的，却又是实实在在下村之神。它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点缀海边和下村，它有它纯洁的使命，只要有它在，乡村永远闪耀不一样的光芒！

· 木麻黄 ·

村庄是有记忆的。跟人脑海里看不见摸不着的记忆不同，村庄的记忆通过实物来记录。比如一棵树，一座老房子，一件老物件，都能看到一个个村庄的过去。走在下村，看到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树，脑海里会蹦出一个念头：这个村庄的记忆跟树密不可分。



木麻黄 黄旭/摄

其实树和村庄有很多相似之处。成为一棵树的第一条件是时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没有

一棵树是树苗种下去，马上就变成了大树，一定是岁月刻画着年轮，一圈圈往外长。当年的下村，他们的祖先也是从一棵孤独的小树苗开枝散叶，发展到现在的百子千孙。成为一棵大树的第二个条件是不动。没有一棵大树，第一年种在这里，第二年种在那里……最后能够长成一棵大树，一定是千百年来，跟村庄同经风霜，一起历风雨，屹立不动。正是无数次的经风霜、历雨露最终成就大树。一个村庄也不可能今天挪个窝，明天挪个窝。扎根，是一棵树成长的另一条件。一棵树有千百条根，粗根、细根，深入地底，忙碌而不停地吸收营养，成长自己。这世上没有一棵没有根的大树。一个村庄就像一棵树，把无形的根牢牢地扎在大地之上，不断壮大自己。下村就是这样的村庄，在一个地方一呆几百年，无形中跟这里的每一片土地，跟大海，跟每一棵树木建立起深厚而不可分割的情感。

走在下村，人们总是被百年香樟树吸引。香樟树高大苍劲，威风凛凛，自然吸引人们更多的关注。除了香樟树，走在下村，还能看到许多密密麻麻的木麻黄。下村是个海边小乡村，不但村子里长了许多木麻黄，在村门前的海滩上，木麻黄长势也很好。那么宽阔的海滩上，清一色的木麻黄让人眼前一亮。在一个村里，这么多的木麻黄长成一片，是很难得的。

木麻黄，当地人称之为马尾松，既像松柏又像杨柳，有松柏的刚健又有杨柳的婀娜。它的针状叶极细极细，远远看去，像总笼着一团青烟或者薄雾。木麻黄的叶子会唱歌。由于叶子形状的原因，风吹来的时候，它并不像别的树木发出沙沙的响声，而是发出一种类似抒情的感叹声，就像歌曲里的余音袅袅，听起来叫人意犹未尽。走在木麻黄下，听着海风和着木麻黄一起弹奏的乐曲真是一种美的享受。跟塔状的松树相比，木麻黄的果实一点儿也不出色，像一个个细小的狼牙棒似的，比起松果显得很寒酸。然而这么一种看似平凡的树，却蕴藏着极其巨大的生命力，包含着令人吃惊的能量。木麻黄喜炎热气候，它耐得了干旱，守得住贫瘠，抗击得了盐渍，也耐得住潮湿，最喜海水，离海越近，它长得越快。其木可建筑、造船，其在海水中浸泡越久越坚。

木麻黄是重要的抗风植物，在树木中极具传奇色彩，被称为忠诚的海疆卫士。它有一个重要功能：锁风固沙。其中以福建省种植最多。福建省多是沿海城市，是受木麻黄恩惠最多的省份。自从栽种木麻黄成功以后，对福建省影响很大，几乎可以说，木麻黄改变了福建沿海各市的命运。广西也是栽种木麻黄较多的省份，沿海地区多有栽种，是北海合浦地区较为常见的一种树木。走在下村，人们往来于村子和大海之间，空气里都是海水的味道，木麻黄不时映入眼帘，跟海南岛的椰子树一样，带有一种标志性的浓浓的滨海风情。

别的树要是长在海滩上不是被淹死就是被吹倒，只有这木麻黄是例外，既不怕风也不怕咸，跟海最亲。木麻黄扎根深，枝叶柔韧，抗风力强。下村的木麻黄是村民们自发种下的，高大的木麻黄排列在岸边，连成一片绿色的防护栏，把飓风和沙堆阻挡在外，成为全村的守护神。得了木麻黄的恩惠，下村人懂得知恩图报，祖辈种植木麻黄，保护木麻黄，不许人们砍伐。抱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感情，他们对村里的木麻黄也爱护有加，任其生长繁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木麻黄都能被善待。据悉，合浦县白沙镇沙尾村有一片曾被作为防护林的木麻黄惨遭砍伐，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在一户人家前，房子旁边有一棵木麻黄。它的身后是房子，面前是混凝土路面，平整的村道并不宽敞，两旁都是整齐的楼房，似乎并不需要这么一棵突兀的木麻黄，可是那些混凝土还是小

心地绕过了木麻黄的树干，周围用砖砌起一个围栏。不知什么原因，木麻黄的叶子渐变黄，整棵树都枯死了。“可惜了这棵马尾松，浇了水，都没能活过来，想必是遭了虫害。”房子的主人满怀怜惜说着。在不远的空地上，几棵高大的木麻黄正生长得郁郁葱葱。谁也不知道这棵木麻黄的死因，相对于混凝土圈起来的土地，木麻黄也许更喜欢自由的空气。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从未改变。

这世上的树千千万万，有的选择了一览众山小的高山，有的选择了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有的生长在热闹的马路边看人来人往，有的藏身在寂静无人的大山深处默默无闻，木麻黄选择了一个人栖在海边，与海洋为伴。细软的沙滩并不适合一棵需要扎根土地深处的大树，咸得让人吐舌头的海水也不符合一棵树生长的条件，飓风是树的天敌，很难想象一棵树为什么会选择咸、湿且飓风常光临的海边作为立足之地。它完全可以像别的树一样，扎根在高高的山坡上，汲取丰富的营养，避免忍受盐碱地的虐待，赏远处的美景。也可以把家安在土地肥沃的平原地区，安安稳稳过完自己的一生。可是它却把根扎在这个贫瘠的沙滩上，跟小蟹为伴，与草尾螺为伍，海鸥常常从它眼前飞过，海水在它脚下涨落，鱼虾来了又去了……是木麻黄太愚钝，不懂选择美好的日子？想起海子的一句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难道木麻黄有诗人的浪漫，它始终活在自己构建的童话世界里？

陶渊明当年疲于应付官场上各种关系，辞官归隐田园，诗文方面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一幅幅乡村生活如画卷一般展现在我们面前。没有归隐就没有后来的陶渊明。官场上的陶渊明忍气吞声，违背初心，如果只靠凭空想象，绞尽脑汁怕也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的。有些人抛弃优渥的城市生活，甘愿扎根在艰苦的乡村，并不是他们有多么崇高的理想，是充满算计和尔虞我诈的日子让他们心生归隐田园的情怀。木麻黄选择了孤独，选择海上的朝霞与余晖，选择海风浪涛，选择诗和远方，是追寻内心的声音。如果木麻黄跟一棵普通的树一样选择了安逸，选择了逃避，那木麻黄就不成其为木麻黄了。每一棵树都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土地，也许木麻黄只不过是遵循内心选择了脚下这片在别人看来贫瘠的土地，过着别人认为艰苦的生活。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是苦是乐，恐怕只有木麻黄自己知道。一阵风吹来，木麻黄发出悦耳的歌声，那一定是它的诗和远方吧。

正是午后，阳光正灿烂，站在木麻黄下遮阳，看着赶海的下村人络绎不绝往木麻黄聚集的海边走去，这颇令人不解。下村人有平坦广阔良田，有大片山林，还有宽广的海洋，资源丰富，条件优渥。城市已经发展到他们跟前，一部分土地被征收，生活较以前已经得到很大改善，高大的楼房，整洁的村容村貌，来往的各种高级小汽车，一看就是个富庶之乡。他们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靠种植农作物和海洋捕捞为生，完全可以利用身边的资源换取更好的生活。城市就在一路之隔，甩掉脚上的泥巴，吹干身上的海水，踏上岸去，就可以成为光鲜亮丽的城里人，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可是下村人很耐得住寂寞，他们没有抛弃村庄和大海，虽然一部分年轻人到城里闯荡，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每天跟随潮汐走，潮涨而息，潮落而作。坚持靠海吃饭，靠勤劳致富。往来赶海的人群里不乏一些年轻的男子和妙龄女郎，很奇怪这些年轻人还愿意从事海洋捕捞这种体力劳动。看着面前穿着时髦衣裙的村妇，想象她们像许多村庄里无所事事的村妇一般沉迷于打麻将或者别的娱乐。其实，她们依然每天穿着长衫裤，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扛着特制的铁锹，

背着竹篓随着潮汐到海里挖沙虫。沙虫挖上岸就卖给收沙虫的贩子，回家再换上漂亮的衣服，在宽敞的房子里，在有炊烟的地方，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他们把日子过得殷实而不空虚，朴实而不荒蛮。这就是下村人的诗和远方吧。

记忆有时候并不需要轰轰烈烈的事件来支撑，也不一定非得是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很多回忆只需依附在一股味道上，有一些乡愁简单得只剩下一棵树的模样。下村人的记忆里一定有一股海腥味，并且是镶嵌在一棵树上的。不管多少年以后，不管走得有多远，他们的记忆中一定有一棵树的存在。也许是百年的香樟，也许是海边的木麻黄。

· 下村有棵竹节树 ·

下村有许多的古树，岁月凝香，古意悠悠。其中有一棵叫做竹节树的，“紫枝曲如蚯蚓者”，甚为奇特。

这棵奇特的竹节树，位于北海市银滩镇下村小学校园内。它夹在两幢教学楼之间，旁边还有几棵古樟树，相互做了多年的伙伴。这棵竹节树，树梢如华盖，浓阴风不乱，青苍若巍然。每个人站在它的脚下，都要摩挲一下它老皮纵横的树干，那一刻，让人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庭前有奇树，好鸟鸣啾啾。”仰望着这棵古老的竹节树，竟发现它遮天蔽日，看不穿天空，只听得有鸟儿在上面“啾啾”鸣叫，时光美好，恍如隔世。

竹节树，别称鹅肾木、鹅唇木、竹球、气管木、山竹公、山竹犁等等。因它的枝条一节一节形似竹节而得名，为红树科常绿乔木。竹节树十分稀有，在别的地方很难见得到。来到下村小学访问的人，莫不对这棵竹节树感兴趣，都想知道它的故事，想了解它的胸径、树高和年龄几何。

树上是钉有标识牌的，说是160岁的树龄。至于树径，没人知道，也没人测量过。同去的几个人，上去用胳膊合围古树，需两个人把胳膊完全伸展才能合围古树。对于古树的年龄，村中老人都说，远不止160岁。一位90多岁的老人说，从他记事起，这棵竹节树已经长这么粗了，祖辈们也不知道这棵树到底长了多少年。后来有人说，林业部门新近对这棵竹节树进行了重新测定，已经有六百多年的树龄。

竹节树的生长较慢，偏阳性，对土壤要求不苛，即使是在岩石裸露的溪傍也能生长正常。但下村的这棵竹节树，却可以生长在村庄最好的地方，阳光普照，泥土深厚，水源充足。因此，六百多年之后，它依然枝繁叶茂，生机无限。

这棵竹节树很高，也长得很婆娑，它的叶子如倒卵形至椭圆形，顶端短渐尖，基部楔形，全缘或中部以上具极不明显的细齿。每年的初春时节开花，聚伞花序腋生，花瓣白色，近圆形或扇形，花萼漏斗状钟形。果球形或近椭圆形，种子肾形。

这棵竹节树树形非常美观，是较好的大型园林绿化植物，大家看到了纷纷给它拍照，上传朋友圈。甚至，还跟它合影，以沾一点长寿之气。看到这颗稀有的树木，有人问道，为什么不见园林工作者种植一些在道路上呢，这么好看？有人回答曰，或许是种有的，只是大家没注意而已。

据有关资料介绍，竹节树分布的地区不是很广。在中国，仅有云南的西双版纳、广东和广西的沿海地带有零星生长。中国以外，马达加斯加、斯里兰卡、印度、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至澳大利亚北部，比较炎热的地方，才有一些分布。

竹节树木材质硬而重，纹理交错，结构颇粗，心材大，暗红棕色而带黄，边材色淡而带红，有光泽，色调不鲜明，干燥后容易开裂，不甚耐腐，可作乐器、饰木、门窗、器具等之用。

竹节树的果子可食，但多食可引起如醉酒态，故又俗称“烟酒树”，与“鹰爪树”谐音。并可药用，可解毒敛疮，主溃疡。树皮亦可药用，可治疟疾。

据介绍，竹节树是红树科少有的陆生品种，对研究中国的热带植被及红树科的植物区系，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花的结构也奇特，雄蕊为花瓣和萼片的倍数，对研究竹节树属的分类和发育进化也有一定意义。



鹰爪树（竹节） 黄旭/摄

竹节树为濒危物种，属国家三级保护植物，因生长较缓慢，一般种植很难美化。或许，这就是园林工作者没有大力推广竹节树作为园林或者道路绿化树的根本原因。

“孤撑休抱恨，苦楝亦成阴。”一棵难得一见的竹节树，对下村人来说，是很自豪的，他们的

先人一直保护着它，即使是大炼钢铁的年代也不让砍伐，使之留存至今，于是，这棵古竹节树成了一个传奇。在六百年的岁月里，人与树，筭路蓝缕，相依相伴。古树、老井、石碾，原本都是家园的象征，是岁月的符号，是人文精神的所在。那么，这棵六百年的古树，已然成了村庄的荣耀。

这棵竹节树矗立在小学校园内，默默无声，却要以一世沧桑的姿态，站出六百年的伟岸，并以此来告诉一代又一代的学子，要生生有气，自强不息，活出自己的精彩。你看这棵竹节树，它伸出了苍老道劲的手臂，像擎着太阳。而阳光下的竹节树，浑身每一张叶子都流光溢彩，让凡尘的视线震撼不已。这也许就是一种无声的启迪与教育。

这棵竹节树肯定藏有许多的故事，只是年代久远，已经没人知道了。仰视着它，所有的人都会产生一些怀想，想着它的来世今生，它的年轮花样，它的无言宣示，它的生命哲学。

突然，竹节树上传来一声鸟雀的长唳，把树下的人们从遐思中惊醒过来。抬头看时，只见一只大鸟从树枝上振翅而起，向远远的海边红树林飞去，尔后便消失在更遥远的海边树梢中。

驻足仰望，心中祈祷，也许，对一棵古树的深重怀念，便是这个样子。

“爱此山中木，真能阅盛衰。”也许，每一个来客对这棵已经走过了明、清、民国等朝代的生命，都心怀有太多的神秘和敬重，当大伙儿在赞叹中打量着这棵稀世珍宝——古竹节树时，心里都充满了感动。

· 海麻木 ·

在下村，有一种最常见的常绿乔木，叫做海麻木，当地人称“万年青”，常年绿色，花朵能治疮毒。这种树遮阴效果很好，人们喜欢呆在其下乘凉，摆一张竹床，或者挂上一张网床，伴着凉风，悠哉悠哉度过苦夏。

海麻木有一个很雅气的学名叫黄槿，又有别名桐花、万年青、盐水面头果等等。在北部湾沿海地带都有分布，因其生理抗盐又抗旱，常被种植于海边，用以防台风。能够适宜海边盐碱地、沙质土壤的乔木并不多，也就海麻木、木麻黄等几种。

槿，按字典解释，是指开花时间只有一个白天的木本植物。比如朱槿（扶桑）、木槿（芙蓉花）等都有这一特征。“红白薇英落，朱黄槿艳残。”夏天到来，热浪升腾，难得找一处遮阴地，此时，躺在海麻木下摇网床是最惬意的了。海麻木的一些花朵还会出其不意落在身上，给你一个惊喜。

海麻木的花儿天天落下来，如唐人崔道融所说：“槿花不见夕，一日一回新。”见证了“槿”的本意。

海麻木长得很高大，枝丫粗壮，生势甚旺。在下村，不少人家都爱种海麻木，海麻木极易生长，砍一枝海麻木树干，随便插在屋前的空地里就能成活。它的叶子，单张大如手掌，呈心字形，长在枝丫上层层叠叠，簇簇拥拥。躺在网床上，可见点点黄花随风摇曳，但很难看穿密集的叶子层，地上也少有疏漏的阳光影子。

海麻木的花苞很精致，像尖尖的鸟嘴，也像裱花袋。花苞开放后呈钟形状，嫩黄色，共五瓣。人躺在网床上，说不定什么时候花朵儿就会掉落在身上，让人拿起来把玩一番。

海麻木的瓣儿，像麻布一样轻薄而脉络清晰，有皱纹纸的质感。花心如扶桑花蕊一样，顶端

一点红，很别致。花心的底部，是红色的，像丹唇上抹的复古大红。整朵花儿看着很复杂，却没有一丁点香味，让醒目的花朵平添了一股淡淡的苦涩。不过也好，少了粉蝶蜜蜂的打扰，可以安安静静地花开花谢。

整个夏天都能看到海麻木开花，到了黄昏时分，树上的花朵会零零散散地落下，东一朵西一朵的。在家里人高喊着“回家吃饭咯！”之前，那些小伙伴会捡起那些花儿来做游戏：左手握空拳，覆一片花瓣在虎口上，右手掌用力拍下，震破花瓣的同时，发出清脆的“啵”一声响，看谁拍得最响。

但是，插枝生长的海麻木根系扎得不深，最怕台风来袭。不少海麻木，尽管生长几年时间了，高大葳蕤、枝繁叶茂，但一场台风扫过，就能把它吹倒了，或许就倒在家门前，差点砸到了屋檐。不过，有了它们的存在，挡住了台风对房子的侵害，也算是有功劳了。

说起来，海麻木的木质有点软脆，不能用作建筑材料，甚至于用作简单的板凳、锄头把等一般用具材料都不行，只能当柴火。不过，它的树皮可以治毒疮，村中有人把海麻木的树皮剥下，用石碓舂烂，敷在疮疖上，几天后慢慢就好了。海麻木的叶子很厚实、有韧度，逢年过节时，村里人要做糍粑了，就用它的叶子来包裹，上锅蒸，别具风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村人还把海麻木的皮剥下来制作成缆绳，用于渔船作业，它耐咸海水浸泡，受力经用。

整个下村都是这样，爱在房前屋后种些海麻木，甚至是一排排成行地栽种。海麻木都能长得粗枝大叶，阴阴郁郁，可以在树桠挂上三五张网床，人们优哉游哉地躺着酣睡，或者聊天，也有坐着一起补织渔网的，渔家风情尽在其中。海滩上有了海麻木，竟至人近鸟不惊，它们也飞来海麻木上凑热闹，吱吱喳喳地欢腾。那些海麻木都经历过台风的洗礼，树干几乎都是东歪西倒的，但海麻木的生命力异常顽强，接触到土壤的部位，又会长出根须来，扎下根延续生命。若果没有台风的摧残，海麻木会长得直立、高大。

下村的海边除了海麻木和木麻黄，还有红树林。红树林一般长在海水可以浸没的地方，大片生长，随着潮起潮落见证光阴流逝。红树林的作用是层层阻挡海潮的冲击，保护堤岸，而海麻木则利用高大的身躯，掩护村庄，罩着房子。海边渔村还真少不了海麻木、木麻黄和簕竹丛的身影，它们一齐抵御台风的来袭。

那么，是什么促成了海麻木生命角色的转变呢？是自然的生存法则，是严酷的生命环境。在盐碱、台风等恶劣现实面前，要么愈挫愈勇，要么自我淘汰。而海麻木选择了坚强，不屈服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一代代地延续下来。这也是海麻木给予我们的某种有益的启示。

· 树的秘密 ·

一直以为，植物比动物保守了更多的秘密。一只四处游荡的狗，游手好闲中总会或多或少带走一些秘密，一只咯咯乱叫的母鸡也无法承担起保守秘密的重任。可是一棵默默无言的树始终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从不逾越边界半步，即使它们的枝叶在头顶上互相交错，也不用担心它们家长里短，跟风泄露半个字。穿过城市的繁华来到这个城边之村，面对那苍劲到叫人看一眼就心生敬畏的香樟树，让人更坚信树保守了太多的秘密。

从城中心来到村子不过十几二十分钟车程。汽车驶过宽阔而笔直的城市道路，两旁栽种着统

一的观赏性花草和树木，同样的身姿，一般的高矮，孪生姐妹似的。城市在一场人为的装扮下成为“大家闺秀”，端装雍容。不久车子忽地穿入一条小道，草木变得茂盛而不羁，可以凌乱无序扎堆长，也可以纤细成一枝独秀或者强大到独木成林；零落的房屋散在林间，有矮小的平屋独处，也有楼房三层两层紧挨着。一切都变得自由而散漫。



竹节树 黄旭/摄

下村是北海郊区一个小村庄，紧挨着北海著名景点——银滩。在村口，两三株百年古樟俨然一副老者模样，躯干斑驳而苍劲。临近海岸线上，历经百年的风雨，无数飓风在它们身体上留下抹不去的影子。如今它们微微斜依着身子，以自认为最舒坦的姿势矗立在一旁而仍不失凛凛威风——于它们，即使倒下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百年樟木下的房子已经完全更新换代，树下身影绰绰。时间把历史的秘密藏在樟木的枝枝叶叶中，伴随着亘古的风拂过，偶尔在一些老者之间酝酿发酵。香樟树呆在这个名叫下村的村子，没人知道它们呆了多久。它们的身上挂着一个个代表了年龄的牌子：130年，160年，260年……四十几棵百年香樟树散落在村子里，每一棵树都超越了人的认知年限，其中最老的估计有六百年树龄，村里接近百岁的老人也承认他看到这些树的时候就是这么大。除非有古书记载，没有人真正知道它们的年龄，因为没有人跟它们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重大历史事件史书会有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也会被记录，但平民百姓的生活注定会随风而逝。眼前的下村无法找到来时的痕迹。作为寻常布衣，他们祖辈向海而生，没有出现过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世代遵纪守法，更没发生过惊天动地的事件。历史的唯一见证者就是日夜相伴的香樟树。他们希望能找到有关古村落的有力根据，借以为依赖守着香樟树一代又一代生活下去。他们想方设法苦苦追问，希望能从古树的身上找到关于村子的变迁，自然的奥秘。几百年的樟树经风沐雨，几百年的村庄又经历了什么？历史在这里曾留下什么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每一个来到树下瞻仰它的人都发出各种赞叹，生出许多疑问。古老的风从香樟树身上吹了几百年，百年

不遇的飓风想必也成了它的老对手。在香樟树的记忆中，树下住过的人家换了一批又一批，周围的树木倒下一片又一片，林立的高楼越逼越近，海水离开它越来越远……杀戮和动乱并挤，和平与改革相融，从少壮到老大，从荒芜到繁华，从稀少到稠密，香樟树撑起光阴中的生死无数，阅尽世间爱恨情仇。

他们抚摸着它苍老的皮肤，感受时光路过的痕迹，拥抱着它庞大的身躯，企图听一听它来自远古的呼唤，可是香樟树守着百年的秘密端坐不语。它们默默一站几百年，是忠诚也是正义；缄口不言几百年，是谦和也是宽容。轰轰烈烈也好，悲喜交集也罢，都付之云淡风轻了。在这长者面前，人类像个未启蒙的孩童，一无所知。

香樟树是把陈年的往事酿成了一壶醇香的老酒。它浑身自带香气，“香樟”一名实至名归。跟香水比，香水轻浮而肤浅，樟木内敛且稳重；跟花朵比，花香芬芳而飘逸，樟树的香气糅合了水质的温润和木质的醇厚。这香乍闻是闻不到的，走近樟树，屏息凝神，风和着空气拂过，呼吸中微微有种淡淡的木香传来，那便是樟木的体香。如果树也分男女的话，樟树就是一个略微洒了些古龙香水味的男子。面对不怀好意者，它还是一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香樟树提取物做成的樟脑丸对虫子极具杀伤力，使它们“闻风丧胆”，相当于昆虫界中的“生化武器”级别。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有一方树木。香樟树在江南位于四大名树之列。在民间，香樟树是风水树，寓意避邪、长寿、吉祥如意。许多关于香樟树的传说无不是围绕这个主题。传说是神秘的，把传说的寓意强加到香樟树上自然有些牵强，樟树能得以从物质贫乏的年代这么平安地历经几百年的风雨，除了树本身，想必是有一定的外部原因。走在村子里，偶遇到三两作伴的老樟树，总感觉它们是有神性的。万物更迭，沧海变桑田，纵观方圆百里内，如此密集的古樟树集中在一个村子里有几许。究竟是什么力量把它们聚拢起来，又是什么样的密令能让它们守口如瓶？是土地下蕴藏了什么秘密值得它们守护终生，还是接到了谁的召唤吗？走在香樟树下，仿佛整个村子上空簇拥着一股神明一样的灵气，叫人心生敬意，村民从善如流。这是一群修炼成仙的树。

家中有老人，村中有老树。这句乡间俗语既蕴含了孝敬老人的中华传统美德，也说明老树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人类从古走至今日，是一个从弱小到强大的过程，可是无论如何强大，大自然永远是人类最大的对手。灾难来临，人会格外感觉到渺小，跟自然界的一棵草木一只蝼蚁无异。相对于生活底层的劳动者，特别是这个海边小渔村，风浪里讨吃，祸福无常，他们更需要精神的支撑。面对生活的各种无能为力，在尽人事之外，他们更愿意选择对自然的祈祷来获得内心的安慰。老树在人们心中代表着自然的威严，个中的神秘是无法用语言和证据来论证的，老树更像一种信仰支撑着他们祸福相依的生活。也许，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中，在人类不断扩大居住领域的村庄里，这也是香樟树得以保留下来的主要原因，它们在精神上抚慰了一代又一代下村人，已经活成村子里的一份子。

如今眼前有鸡鸣狗跳，炙阳穿透浓密的树荫，洁白的云朵结伴在头顶徜徉，耳际依稀能听到远处潮起潮落的声音……但城市林立的楼房步步紧逼，小渔村的体积浓缩到只剩下眼前的香樟树了。作为城边之村，它有可能很快被城市冠以一个新的名称，吸引人们慕名而来，成为人群聚集地。人读不懂树，可树能读懂人，它看人看史看社会看得一清二楚……但它岿然不动，笑看风云。当时间的潮水褪去几百年，当往事都成云烟，这些三两为伴的古樟树依然活在在光阴里，永葆初

心，坚持驻守在岗位上，继续见证历史的风云变幻……那些百年后的秘密。

从树下走过，一些香樟树的叶子飘落下来。拾起一枚叶子，它像一把心形的缩小版扇子，颜色鲜艳，红黄掺杂，用来做书签正好。生既灿烂，逝去就让它安静躺在书本里吧。风云如何变幻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见证过足够的沧海桑田。